



理學叢書

萬廷言集

〔明〕萬廷言 著
張昭煒 點校

中華書局

理學叢書

萬廷言集

〔明〕萬廷言 著
張昭煒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萬廷言集/(明)萬廷言著;張昭煒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5.5

(理學叢書)

ISBN 978-7-101-10131-7

I. 萬… II. ①萬…②張… III. 理學-中國-明代-文集 IV. B248.99-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88221 號

責任編輯:孟慶媛

理學叢書

萬廷言集

[明]萬廷言 著

張昭煒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8¼印張·3 插頁·323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 冊 定價:58.00 元

ISBN 978-7-101-10131-7

理學叢書出版緣起

理學也稱道學、性理之學或義理之學，興起於北宋。主要代表人物有程顥、程頤，相與論學的有張載、邵雍，後人又溯及二程的本師周敦頤，合稱「北宋五子」。南宋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學說，並汲取周、張、邵學說的部分內容，加以綜合，熔鑄成龐大的體系，建立了理學中居主流地位的學派；與此同時，也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別派與之對峙。南宋末，朱學確立了主導地位。元代理學北傳，流播地區更廣。明代，程朱理學仍是正統官學，但陳獻章由宗朱轉而宗陸，王陽明繼之鼓吹心學，形成了理學中另一佔主流地位的學派。清初理學盛極而衰，雖仍有勢力，但頹勢已難挽回，一世學風逐漸轉變為以乾嘉樸學為主流。理學從產生到式微，經歷約七個世紀。而它在思想界影響的廣泛深入，超過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南北朝隋唐的佛學。

理學繼承古代儒學，融會佛老，探討了宇宙本原、認識真理的方法途徑、世界的規律性和人類本性等哲學問題，提出了比較完整的哲學體系，並涉及道德、教育、宗教、政治等諸多

領域，繼承改造了許多舊有的哲學範疇和命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範疇和命題，進行了細緻的推究。「牛毛繭絲，無不辨晰」（黃宗義明儒學案凡例），雖有煩瑣的一面，也有精密的一面。就理論思維的精密程度而論，確有度越前代之處。在我國哲學思想發展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在國際上也有影響。作為民族哲學遺產的一部分，我們沒有理由無視它的歷史存在。

建國以來，學術界對理學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一段時間內，由於「左」的思想影響，妨礙了對理學進行實事求是、全面系統的研究，相關古籍資料的整理也未能很好地開展。近幾年情況有了很大變化，有關的論文、專著多起來了，有關的學術討論會也不斷召開。為配合研究需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制訂的一九八二至一九九〇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中列入了理學叢書，並開列了選目。這套叢書將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

理學著作極為繁富，有大量經注、語錄、講義和文集。私人撰述之外，又有官修的讀物，如性理大全、性理精義；也有較通俗的以至訓蒙的作品，使理學得以向下層傳播。本叢書只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凡收入的書，一般只做點校，個別重要而難懂的可加注釋，或選擇較有參考價值的舊注本進行點校。熱切期望學術界關心和大力支持這項工作。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三年五月

校點說明

良知學不僅包括陽明本人的學說體系，而且還涵攝龐大的陽明後學陣營對於良知學更廣更深層次的發展。目前學術界在對於陽明學說深入研究時，逐漸轉向陽明後學。江右與浙中王門在陽明後學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庵、兩峰、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思默爲念庵弟子，念庵即羅洪先，羅洪先的「收攝保聚」在江右影響深遠。浙中王門王畿倡導的先天正心學促進了陽明良知學風行天下，王畿與羅洪先、聶豹關於良知的辯論促進了良知學的發展，而萬廷言則是聯接江右與浙中王門的關鍵人物。

萬廷言號思默，字以忠又作曰忠。嘉靖辛卯（一五三一年）六月生，萬曆庚戌（一六一〇年）正月歿。享年八十歲。南昌東溪（今南昌市南昌縣廣福鎮東埂村）人，嘉靖壬戌進士，授禮部郎中，出爲提學僉事，謫汀州府推官，治尚清簡，遷廣平府同知。「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迹韜光，研幾極深。」（明儒學案卷二十一）萬廷言之父萬虞愷受業於陽明，

曾問學於羅洪先、王畿。萬廷言得羅洪先真傳，蒙王畿點化，對於江右與浙中王門均有所承傳。從學友來看，萬廷言與王時槐（塘南）旨趣相近。王時槐受業於劉文敏（兩峰），是江右王門的重要分支。萬廷言與鄧以讚爲世交好友，鄧以讚之學得益於鄒守益與羅汝芳，私淑浙中的王畿與張元忬，爲浙中學風在江右流衍。萬廷言、李材、許孚遠三人同舉進士，萬里同心，學問相互浸潤。李材之學本於鄒守益，然而別子爲宗，獨拈止修，通過李復陽、羅懋忠等引止修之學入東林，爲良知學的轉折。許孚遠屬湛若水一系，至其弟子馮從吾、劉宗周而大顯。在師友關係上，萬廷言不僅是江右與浙中兩個主要姚江學脈發展中的匯合點，也與良知學的轉折有關。黃宗義於陽明再傳弟子推重萬廷言，無論從思想史還是從哲學史來看，對於萬廷言的深入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萬廷言良知學的特色爲：道體重淵寂，「退到心源無盡處，始知真進在潛龍」（雜詩）；功夫主靜無欲，「一泓青玉涵秋月，寒盡從前喜躁魔」（讀書）；境界沖然恬愉，「春懷不借春光有，卻爲春風吹更長」（讀易）。

陽明主張「良知即是易」，王畿認爲「易即良知」，羅洪先以周易之艮背爲工夫導向。良知學與周易的結合是良知學展開的重要組成部分，萬廷言正是由此良知學的支脈而

來。萬廷言少讀程頤易傳，「頗通其辭，山中二十年端居深玩，時亦或通其意」（易說序）。萬廷言以程氏易傳爲根基，強調良知與易學的關聯，側重以周易中的概念、義理融入良知學，是明代良知易學發展的高峰。萬廷言「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先也」（明儒學案卷二十一）。但可惜的是，萬廷言著作流傳稀少，國內外一些重要的陽明學著作大都忽略了萬廷言這一關鍵人物。江西通志人物志稱萬廷言平生著述多所發明，有學易齋前後集、易原、易說、經世輯要共若干卷，其書皆失傳。明史藝文志載萬廷言有易說四卷、易原四卷。

目前筆者所見萬廷言傳世著作主要有以下幾種：

- （一）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學易齋集二十卷；
- （二）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學易齋集十六卷、易原四卷（附易說二卷）；
- （三）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學易齋約語二卷、經世要略二十卷。

按，本書主要收錄反映萬廷言哲學思想的著作，包括學易齋集、易原、易說和學易齋約語。經世要略係萬廷言彙集歷代史書對名臣將相之評語而成，故不在本次整理範圍

內。下文針對所收各部分著作的版本源流與校勘體例作一簡要說明。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藏學易齋集共二十卷，前四卷爲易原，後十六卷爲詩文。日本尊經閣文庫（以下簡稱「文庫」）所藏學易齋集則只有詩文部分，共十六卷；此外，文庫還藏有一部獨立的易原，與國圖本學易齋集所收易原一樣，也是四卷；文庫本易原另附易說兩卷。整體上看，除易說之外，國圖本學易齋集幾乎涵蓋了文庫本學易齋集和文庫本易原的內容，但這三者之間的具體關係則有待進一步考察。

（一）文庫本學易齋集與文庫本易原附易說

兩書各具首尾。從刻本面貌來說，二者字體相近，俱爲半葉九行，不過前者行十七字，後者行十八字。再從版心保存的刻工姓名分析，兩書似由同一批人刊刻。因此，我們初步判斷二者應是同一書坊出版的作品，但暫時無法確定出版時間是否一致。

（二）國圖本學易齋集與文庫本學易齋集

國圖本學易齋集卷五至卷二十對應於文庫本卷一至卷十六。文庫本較國圖本增加了十三篇文章：其一，文庫本卷三（對應於國圖本卷七）多出書信九通，依次爲：答許孟中、寄鄧汝極、寄曾于健（二封）、答友（二封）、答蔡肖謙、與熊生、與鄧汝德。其二，文庫本

卷六（對應於國圖本卷十）在南昌縣賦考序後，多出南昌府志序、論學緒言序、豫章公移存稿序三篇文章。其三，文庫本卷七（對應於國圖本卷十一）多讀書堂壁記一篇。必須指出的是，文庫本新增的這些篇目皆位於各卷卷末，顯是國圖本先出，文庫本在國圖本基礎上進行增補。

（三）國圖本學易齋集與文庫本易原附易說

國圖本學易齋集卷一至卷四收錄易原，對應於文庫本易原附易說中的易原。

如上文（一）所述，文庫本學易齋集與文庫本易原附易說雖是同一書坊出版的作品，但二者是否同時刊刻，尚不得而知。假如文庫本學易齋集與文庫本易原附易說是同時刊刻，據上文（二）分析，國圖本學易齋集又早於文庫本學易齋集，便可直接推出國圖本學易齋集早於文庫本易原附易說的結論。因此，我們還需要判斷國圖本學易齋集與文庫本易原附易說刊刻的時間先後。所幸國圖本學易齋集收錄的兩篇序言和文庫本易原附易說收錄的七篇序言爲我們提供了寶貴線索。

首先，國圖本學易齋集和文庫本易原附易說分別收有萬廷言自序一篇，且二者內容大致相同，主體部分是讀易心得。不同處則有三點：其一，前者「紬繹先緒，亦頗所辨析」之

後，後者多「題曰『易原』」四字，點明「易原」之名；其二，前者「餘若質問、贈處、吟詠，二十餘年，皆在於此」，爲後者所無。其三，前者題爲「學易齋集自序」，後者題爲「易原序」。兩相對照，可以看出，國圖本學易齋集自序不僅針對讀易心得，而且包括其他題材的作品；文庫本易原附易說自序，則是一篇專門針對易原的自序。兩篇自序的落款時間均爲萬曆丁亥（一五八七年）。

這樣一來，便出現兩種可能。一種情況是先有國圖本學易齋集自序，後經刪改爲文庫本易原附易說自序；另一種情況則是先有文庫本易原附易說自序，後經擴充成爲國圖本學易齋集自序。

國圖本學易齋集在萬廷言自序之外，另有一篇陳文燭作於萬曆戊子（一五八八年）的序。文庫本易原附易說在萬廷言自序之外，則尚有五篇序言，依次爲：李杜於萬曆丙申（一五九六年）所作思默先生易原序、鄧元錫於萬曆壬辰（一五九二年）所作學易齋易序、楊起元於萬曆丙申（一五九六年）冬所作易原易說題辭、管志道於萬曆丁酉（一五九七年）所作易原引、徐萬仞於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所作易原易說序。由此可見，國圖本學易齋集最早刊於一五八八年之後，而文庫本易原附易說最早也要刊於一五九七年之後。由二者

刊刻的時間上限來看，國圖本學易齋集早出的可能性較大。因爲，假如文庫本易原附易說刊刻在前，則國圖本學易齋集的刊刻無論如何也要晚於一五九七年，而從一五八八年到一五九七年，經過十年，重刊舊作，卻沒有增加一篇序言，不合情理。

此外，文庫本易原所附之易說還收錄了一篇萬廷言作於萬曆庚寅（一五九〇年）冬的易說序。由此可知，萬廷言最遲在一五九〇年冬便已寫成易說。

綜上所述，我們推斷：萬廷言在一五八七年已完成易原初稿及詩文部分的彙編，在一五八八年邀請陳文燭作序後，將之付梓，並冠以「學易齋集」之名。前四卷係易原初稿，後十六卷係詩文。此即國圖本學易齋集。此後不久，萬廷言即著手修訂易原，寫作易說，又刪改了原本爲國圖本學易齋集所作自序，且陸續約請了徐萬仞、鄧元錫、李杜、楊起元、管志道五人分別爲之作序。一五九七年之後，他將新作易說附於修訂後的易原，再連同六篇序言，一併付諸剞劂，這便是文庫本易原附易說。

又，如前所述，國圖本學易齋集先出，文庫本學易齋集後出。而後者較前者新增的答友第二書中提到「明中第三」。按，「明中」係國圖本學易齋集所收易原中的一組文章，這組文章後經修訂，收入文庫本易原附易說時，更名為「原中」。 萬廷言在後出的文庫

本學易齋集中，仍然使用修訂前的「明中」之名，可見在文庫本學易齋集出版之前，文庫本易原附易說尚未通行。也就是說，文庫本易原附易說的刊刻時間，不大可能在文庫本學易齋集之前，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二者就是同一時間出版的。

總而言之，國圖本學易齋集、文庫本學易齋集和文庫本易原附易說這三者的關係，大體應當是：萬廷言首先將易原與詩文部分一併付梓，即國圖本學易齋集。之後又修訂易原、新撰易說，以易說附於修訂本易原，單獨刊刻，即文庫本易原附易說；與此同時，還重刊了增補過的詩文部分，即文庫本學易齋集。

通過以上對萬廷言傳世著作的考察，我們初步確定了本次整理的校勘體例。全書共分爲以下三個部分：

（一）學易齋集二十卷：以國圖本學易齋集爲底本，前四卷和後十六卷分別以文庫本易原附易說、文庫本學易齋集爲對校本。

（二）易說二卷：以文庫本易原所附之易說爲底本。

（三）學易齋約語二卷：以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本爲底本。

其中，易說和學易齋約語皆只有一個版本，故無需費辭。至於我們爲何選擇以國圖

所藏二十卷學易齋集爲點校底本，還需要對讀者作一番交代。

萬廷言在第二次刊刻時，將易原獨立出來，實際上體現了他對易原、也就是易學研究的重視。但是在選擇校勘底本時，我們仍然決定以國圖本學易齋集作爲點校底本，以文庫本易原附易說、文庫本學易齋集作爲對校本，主要出於以下兩方面的考慮。

第一，以後出的文庫本對校早出的國圖本，我們可以藉由校勘記，順流而下，發現萬廷言思想演化的進路。例如，國圖本學易齋集明中四云：「非坤能生復，然必坤乃復，根在故也。故淵寂者，天地所託體也。清和者，群生所造始也。靈根深而後至精化，遊氣息而後淑氣生。不深則不化，不息則不生，乾坤幾其毀乎！此心所以必藏，而生理必由於歸復也，是謂先天也。」文庫本易原附易說與之對應的原中四，則將「不深則不化，不息則不生」改作：「一日之費，必有蓄也；千里之役，必有復也。矧亘古亘今爲化生出入之根竅？浮根淺中，其何能勝？故不深則竭，不息則無生。」兩相對照，原中四對坤復之際的解釋更加明晰。通過儲蓄足方能滿足一日之費的比喻，指出了只有在淵深處功夫的長期積累，才能滿足心體的淵泉時出不竭；通過出行千里之遙後必能返回的比喻，說明了在極靜、極淵深處必能產生良知生生之竅。他批評了那些浮根淺中之人，由此得出「不深則竭，不息

則無生」的結論。顯然，在用詞上，原中四的「不深則竭」較之於明中四的「不深則不化」更為準確。另外，明中四在論坤復之際與未發之中的關係時謂：「曰：人心未嘗一刻無喜怒哀樂也，安所得未發與？」曰：未發非發之外也，即發者之所以也，試反之。夫人喜怒哀樂四者，不自能也，又不更相能也，然而恒喜怒哀樂也，則伊誰爲之乎？四者不自節也，又不更相節也，然而過焉不及焉，未嘗不作焉慊焉，若或節之也，則又伊誰使之乎？殆必有其根而後能生生之若此也。則人亦未有不反其根，而能得其生生之中節若此也。蓋在天爲天，在人爲人。天所以生萬物，人所以生萬事，一也。是以君子則圖反躬，默觀坤復之際，而深研藏密之幾焉，庶有以善所發矣。曰：人之盪於發而迷所未發久矣，又安所知坤復之際而反之耶？曰：論易之中莫精於子思，論求中莫要於孟子。」原中四此處則爲：「曰：人心未嘗有無喜怒哀樂之時也，安所得未發？又安所知坤復之際而反之？曰：論中莫精於子思，論求中莫要於孟子。」明中四保留的這段文字是從論述未發之中、坤復之際至孟子夜氣說的一段過渡文字，對於瞭解萬廷言思想中未發之中、坤復之際與夜氣三者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國圖本學易齋集所收易原在萬廷言學友中曾產生重要影響，值得保留。例如

前文曾指出，萬廷言在後出的文庫本易齋集中，仍然使用修訂前的「明中」之名，可見在文庫本易原附易說之前，萬廷言論學主要依據國圖本易齋集所收易原。又如，萬廷言學友章潢所作的圖書編所引易原便以國圖本為依據。圖書編卷一之原圖說、圖書一皆居下分別同原圖一、原圖三；圖書編卷二之玩易象辭總論同原象一；圖書編卷五之易象總論同原象二；圖書編卷九之坤復同明中四；圖書編卷七十之精神總論同貴精。章潢去世於一六〇八年，至少在編寫圖書編時，章潢尚未看到文庫本。國圖本的貴精是萬廷言心學思想的精彩篇章，在這一章中，他充分發揮了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的思想，這正是楊簡已易思想的核心。後出的文庫本為什麼刪去了這一節呢？如許孚遠與萬思默年兄論易書在評論國圖本易原時指出的，「如論乾為純然生物之精，又謂精為神之體，君子之學精凝而神在其中」等論證與儒家經典不契合，萬廷言很可能是採納了許孚遠的建議，在後續的修訂本中將貴精一節刪去。由此可知，國圖本易原流傳之廣、影響之深。

鑒於國圖本易齋集前四卷所收易原與文庫本易原附易說，在篇題、次序及文字各方面出入皆較大，我們特別針對這四卷內容，將兩個版本的篇目對比情況及本書處理方法繪製成表格，如下所示：

序號	國圖本篇名	文庫本篇名	備註	本書處理方法
1	明中一	原中一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
2	明中二	原中二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
3	明中三	原中三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
4	明中四	原中四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
5	明中五	原中五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
6	明中六	原中六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
7	明中七	原中七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
8	明中八		文庫本無	據國圖本
9	明中九	原中八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
10	明中十上節	原中九	差別大	將二文同時收錄
11	明中十下節	忠信	差別大	將二文同時收錄
12	原圖一	原圖一		以國圖本爲底本對校